

中国第一本硬汉奇幻小说

骑士的战争

夜摩◎著

惨烈宏大的战争场面 勾心斗角的心理暗战
四年磨刀 成就 史诗级奇幻战争巨作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骑士的战争 2

全二册

夜 摩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骑士的战争 2 / 夜摩著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
2006. 1
ISBN 7-5382-7657-2

I. 骑… II. 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49625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
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辽宁印刷集团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字数: 250千字 印张: 16.5
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柳青松 张国际 封面插画: 翁子扬
封面设计: 朱 慧 版式设计: 四 达

定 价: 25.00元

目 录

第 1 章	逃亡	1
第 2 章	塔兰维诺的商人	11
第 3 章	长夜	20
第 4 章	海	29
第 5 章	金钱的作用	38
第 6 章	交锋	48
第 7 章	异变	58
第 8 章	来访者	67
第 9 章	前夕	75
第 10 章	龙之较量	84
第 11 章	夜,延续的战斗	92
第 12 章	泥泽	100
第 13 章	庆典	109
第 14 章	抉择	116
第 15 章	向南	125
第 16 章	袭	131
第 17 章	奔雷	139
第 18 章	开城	148

第 19 章	丹鲁的天空	156
第 20 章	乱	163
第 21 章	染血的特拉维诺	172
第 22 章	冬日	182
第 23 章	逃亡的第三王子	189
第 24 章	烦恼	194
第 25 章	阴暗之战	203
第 26 章	旋流	212
第 27 章	破	219
第 28 章	红色大地	227
第 29 章	丹鲁会战	235
第 30 章	纵横	244
第 31 章	终	252
后记		259

第1章 逃亡

王历一三五四年的日子还真是不好过呀，踏在坚硬的土地上，我发出了如此的感叹，在我身后是喘着大气的士兵们，被近万人追赶的滋味可不好受，稍微停顿，就可能被敌人合围。到那时，几百人的部队恐怕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。

雷帝斯扯了下衣领，发出了震雷般的声音：“我们特拉维诺人就没这么狼狈过，不如痛痛快快的回去打一场！”在他身边的法尔切妮白了他一眼，敲了敲他的脑袋后道：“赶路，不要在这里咋呼。”

雷帝斯缩了下脖子，并没有和往常一样咆哮起来，在流浪兵团里，也唯有法尔切妮能压住这头蛮牛。

我摇了一下头，张目远眺，在天际的尽头是迷途森林的绿色，而在绿色前面就是白乎乎的乱石岗了，这里原来是一座城堡，不知怎么的，只剩下这些碎石和瓦砾，看上去颇有点凄凉。米娜维亚他们的马车就停在瓦砾堆中，远远望去，像是一头伏在地上的黑色绵羊。

踩过凹凸不平的地面，我来到了马车前，守卫车子的扈从连忙跪在了地上，以示迎接，而一直坐在马车里的米娜维亚却放下了帘子。

“大人，此处不宜久留，我们马上南下，一旦进入迷途森林，就好多了。”夏尔克望了下四周，脸上露出一丝紧张。我抬头看了下天空，昏沉沉的，就像压在头顶一般，窜动着不安的气息，“不错，不能停留，立刻起程！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响起了马蹄的脆响，一团橙色飞快卷过我们的视野，是艾尔法西尔的轻骑兵。

“护着马车。”暗自感叹艾尔法西尔追踪本领的高超后，我立刻做出了决断。

速点了下头，站到了副座的位子上，一边的车驾提了下缰绳，驱动着马车往南，周围的仆兵们竖起了大盾，结结实实地将车子护了起来。

敌人的轻骑兵并不多，大约有一百人，打着城防军的旗号，在我们外围转了个圈后，立时有数骑拨马离开。是敌人的通讯兵，一个念头飞快划过我的脑海，我不禁失声喊了出来：“速！”

“咻——”几乎同时，破空之声响起。

一名通讯兵的背后绽开了血花，摇晃了一阵倒下马去，尸体震了两下就静伏

在地上，不远处，另一人则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惨叫，扑在马背上，一支箭矢插在他的后心，随着颠簸的战马上下晃动。即便是速的神技也拦不住所有的通讯兵，剩下的人死命拍打着战马，飞快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外。

“速战速决！”扔下了这么句话后，我第一个窜出了盾阵，紧接着，雷帝斯高举着战斧，兴奋地跟了上来。

惊愕的敌人很快反应过来，嗥叫了一声，拍着马迎了上来，马蹄溅起的灰尘弥漫在整个战场。

伸手，显露出圣龙的气息，一片惊鸣，人立而起的战马把骑兵们掀落地面。狼狽爬起的敌人迎面就是我的弯刀，一蓬鲜血喷向天空，又如细雨般飘落下来，将战场蒙上了一片淡淡的红色。

“杀——”雷帝斯大喊了一声，战斧横掠而过，当面的几人拦腰而断，还没等其他人从惊吓中回过神，法尔切妮的长枪就如闪电般刺了过来。

“啊——”周围的敌人发出了一声惊叹，眨眼间，一个小队变成了幽魂，尚还坐在马上的人连忙拨转了马头，一声不吭地飞速撤离，在卷起的尘土中，是无助战栗的十几人。

数支飞箭终结了他们的恐惧，甘达尔人对于敌人毫不留情。

短暂的接触落下帷幕，地上躺着的尸体和无主低鸣的战马，在昏暗天色的映衬下显出了一股凄凉。我没有言语，最后看了眼地上的尸体，挥了一下手，仆兵们立刻牵过了无主的战马，让受伤的士兵和诸如米拉奇这样的非战斗人士坐上后，加快了南撤的速度，谁都知道，后面的就不是这么小规模敌人了，骑兵的洪流可以让圣龙的气息都来不及弥散开。

艾尔法西尔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那么深刻，从丹鲁开始到现在，记忆中还真提不起对它的丝毫好感。从乱石岗到迷途森林短短的三里多地，先后就经历了四次遭遇战，隶属不同番号的士兵惟一相同的就是死咬着我们不放。为了掩护马车，战死五十四名仆兵，我们踏着满地的尸骸，踉踉跄跄地挪到了迷途森林边上，而这时候，远处已经是漫天尘土，艾尔法西尔人的大部队到了……

“敌军一千……”断后的斥候赶到了本阵，在喘息中吐出了这个消息。

我望着在天际晃动的橙色，叹了口气，现在撤退，很快就会被敌人赶上吧，到时候，就把米娜维亚和阁老这些非战斗人员扯进危险的境地，无论如何，也要保护他们的安全，在扫视了下四周后，我立刻做出了决断：“法尔切妮，你掩护米娜维亚他们先行撤离，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路上留下标识；夏尔克，组织防御线，尽量依靠地势；速，阻击敌人指挥官就拜托你了。”

“是。”一众军官齐齐点了下头。

三百对一千，开春的第一仗还真不好打。

仆兵们很快展现了他们的高效率，砍断树枝，削成刺马后竖在地上，自备的短铲掘出了数百个陷马坑，在树与树之间则布上了落马绳。这一切完成在瞬间，当艾尔法西尔的骑兵还在慢吞吞的压上来时，在他们面前已经形成了宽数百米

的死亡陷阱。

艾尔法西尔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重视这些人呀，在他夸耀的七色彩虹下，没有了灰色仆兵做底色，一切就没有了光彩，看到这一切，我不得不发出如此的感叹，想办法把艾尔法西尔的仆兵全数招募到麾下，光复亚鲁法西尔也就如伸手可得的果实一样。

“架盾！”夏尔克喊了一声，在陷阱的最后，数百块大盾组成了一道围墙。

稍微整顿了下阵型，挥舞着战刀，口中发出刺耳的怪叫，艾尔法西尔的轻骑兵在一条冲击线上发动了进攻，橙色在视野中不断蔓延，很快就冲到了森林前。最先设置的刺马根本不能阻挡敌人，轻装的骑兵就如同表演般，在划过优美弧线后，跃过了刺马。还没等他们露出得意的表情，落地的战马就踩在了陷马坑里，一个失足，将马背上的骑士甩出来，一刹那，入耳的都是哀鸣。

速和甘达尔人搭上了箭，在昏暗林子里划出了一道道亮线，没入爬起敌人的胸膛里。中箭的敌人挣扎着迈前了几步，扑倒在地，尸体很快成了后面骑兵的铺路，践踏进森林的淤泥中。

不清楚贵族们是怎么教导士兵的，不过从表面上看，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勇敢的战士，在损失了大约两百名士兵后，艾尔法西尔人终于踏平了所有的陷阱，失去冲击力的战马撞击在大盾上，发出了沉闷的声音。

“喝呀！”惟一在战场上能发出兴奋喊声的人第一个冲出仆兵队的盾阵，挥舞的战斧就像死神的镰刀，锋芒直击下，半个小队的敌兵化成了飘散的血色碎片，后继部队在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后手足并用的逃窜开，甚至连战马也丢弃在一边。

“弓箭手，快上弓箭手！”敌人中发出了如此的嘶叫，几个看上去像是指挥官的人拼命挥舞着手臂。

速踏上了一步，从腰间的箭囊中抽出了箭，稳稳搭在弓弦上，绿色的瞳仁中闪过一丝锐利，松手。箭发出破空刺响后中断了一个声音，一名敌人晃动下了身躯，栽倒下马，在他附近的敌人顿时发出了杂乱的喊叫。

“克斯汀队长！”

“啊——”

“梅鲁修斯队长……”

速的箭目标直指对方的下层指挥官，每一次弦动在带出一片惊呼后，迅速紊乱了敌人的部署，失去指挥的士兵，互相间顿时缺少了必要的照应，大量的鲜血在他们中间流淌。

“后退也是死路一条，我们人多，拼了呀！”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面露怯懦的敌人一下涌上了无尽的勇气，在发了一声喊后，剩下的敌兵发了疯似的冲了上来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无数对方投掷的掷矛。

“呜——”一名仆兵在发出一声闷哼后，倒出战列，在他身上插了一柄轻骑兵的短掷矛，血从他的衣甲上流淌过，眼睛中燃烧过最后一丝光芒后突然熄灭生命

的灯火，在我面前又多了一具渐冷的尸体。

一名敌兵乘隙越过，骑在战马上向下挥舞起刀子，临近的数人来不及举盾格挡，在飞溅出无数血花后，纷纷扑倒在地上。

抽刀，我快步迎了上去，在靠近敌人的地方跃起身，刀掠过了那个因杀戮而扭曲面孔的敌人喉咙，感受到手上的轻轻震动后，落地，然后就势一滚，扑进了前方混战的地方，再次挥刀劈入了一名敌兵的肚子里。

推倒了身前的尸体，身后才传来落地的闷响，就算在这瞬间斩杀了两人，对于这个战局毫无帮助，仆兵队的盾阵已告突破，到处是敌人骑兵的呼喊，在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下，战术手段有点苍白无力。

到这个时候，还没有全线崩溃，一靠着仆兵死命抵挡，另一个就是几个亮丽的中心。

雷帝斯浑身浴血，在他面前，战马和人的尸体已经分辨不出，也惟有他到现在还能追着敌人跑，在狂战士的锐利攻击下，几乎所有人选择了逃跑一路；速在十几名仆兵的守护下飞快地拉动着弓弦，在这个小小的圆阵外躺了一片尸体，不甘心的敌人还在发动一波波的冲击……

“主人！”砍翻了冲到我身边的一个敌人后，迦兰喊了一声。

我的视线顿时转到了她的身上，她那银色的长发略显散乱，苍白的脸上因为剧烈的运动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红晕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居然在这个时候，产生了迦兰很漂亮的感觉。

“主人小心！”一声喊叫，迦兰的剑脱离了她的手，飞旋着掠过我的脸旁，在扯过一股劲风后带出了身后的一声惨叫。

这个时候，夏尔克也冲到了我的身边，他的左手无力地悬挂在那里，血一滴一滴地滴落下来：“大人，已经守不住了，请你立刻撤退吧，这里由我来殿后。”

“要死死一块，固守这里的决定是我下的，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，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战士！”

“大人，请不要忘记对我的承诺，如果在这里死去，仆役民的未来由谁来挽救？大人，请你撤退！”毫不顾忌周围纷乱的战场，夏尔克跪倒在地上，眼睛中蒙上一层血丝。

“如果连你们都不能挽救，还提什么仆役民！夏尔克，现在还不能放弃。”高喊了一声，挥了下弯刀，我扫视了下周围，橙色已经是战场上主色彩，在他们的包围下，仆兵的灰色越来越少。“互相依靠，不要分散，砍对方的马脚！”

听闻号令的士兵纷纷汇聚到一起，用盾牌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圆阵，在格挡四面呼啸而来的刀剑后，从盾牌的空隙里伸出一把把兵器，飞快砍过了马腿。还没等敌人的兵器招呼过来，士兵们已经缩了回去，几个来回，到处就听闻战马的哀鸣。跌下马的敌兵还没从眩晕中清醒过来，雷帝斯的战斧就呼啸而过，一片鲜血。

“杀了那个头目！”敌人也很快重振到我的存在，从四面嚎叫着冲上来数十

人，高举的兵刃上发出了森寒的亮光。迦兰迅速拔出了短剑挡在我的身前，在停顿了片刻后，身形幻成了一道白光滚进了对方的阵营中，凄厉的叫声顿时远远波散开来。

“不能都让同伴们在流血。”暗自念了一句，我挥刀迎了上去……

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时辰，森林里躺满了尸体，血腥味掩去原来的清新气息，沉重呼吸声和刀剑相交的清脆响音充斥在我的耳朵里。

“啊——”一名敌兵发出一声惨叫，扑倒在我面前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也不知道挥舞手中弯刀多少次，在感受手臂酸痛的同时，我居然杀到了林子外面。

转过身子，数个艾尔法西尔士兵忙不迭停住冲前的步子，握着兵器，带着恐惧的眼神直望着我。

我甩掉了弯刀上的血珠，双手齐握刀柄，将刀尖对着敌人后，一只脚略略跨出，眼睛直视着他们。“呀——”好像是从胸膛里挤出来的声音，一名敌人发出声壮胆的喊叫后，率先冲上来。

后脚发力，前脚又向前踏了一步，刀横着挥出，斩过那人的腰。临空转了一下手腕，挥刀而下，直劈向地面，弯刀划出一道白亮的弧线，直冲上来的另一个敌人浑身一震，僵硬在我的面前。

风声，从旁边袭来一把战刀，我猛地发力，硬生生将劈向地面的弯刀带起，感受着手上传来的巨大震动，一名敌人发出了一声哀号，整个人倒飞了出去，沿途洒下一片片殷红的血花。

“砰——”最先的敌人由腰部断成两截，上半身摔在地上，发出闷响，而另一个敌人从额头渗出的血水滑过他整张脸，身体摇晃一阵后，扑倒在我的面前。

血色从剩下的敌人脸上迅速消退，我能感受到他们全身的颤抖，刚想终结他们恐惧的时候，其中一人扔掉了武器：“不要杀我！”

艾尔法西尔硬实的外壳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龟裂，“快逃呀！”不知道是谁先发出了这声凄厉的惨叫，紧接着混乱如同瘟疫一般波散到敌人中间。在我的眼里，入目都是丢下兵器，爬上战马后逃窜的敌人，在扬起了一层漫天的尘土后，四周再也没有了厮杀声。

“胜利了……”夏尔克张大嘴巴，很久没有说话，三百对一千，我们居然胜利了？虽然牺牲了绝大多数的同伴，但是我们胜利了！

残余的士兵忍不住发出欢呼声，将手中的兵器扔向半空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天际边隐隐响起了如同闷雷般的马蹄踏地声，另一波敌人赶到了……

“还有多少人？”

“不足八十人……”

我扫视了剩下的人，全部带着伤，很多人还能站着都是奇迹，用这样的士兵和怎么看都超过一千的敌方援兵，不用打也能得出结论。

“就现在，逃吧——”没有必要再战斗了，我下达了撤退令。

“大人，你先走，还是由我们殿后吧！”夏尔克道。

“我能吗？夏尔克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要死就死在一块。”我断然否决。

夏尔克的眼睛顿时湿润起来，扑在地上：“大人……”

不过我也清楚，凭现在的部队，绝对走不出多远，望了下四周的森林，我突然多出了一个主意：“放火！”

现在的空气中充满了水汽，森林里潮湿泥泞，即便是点火，也烧不起来。但是我并没有指望用一条火龙阻断我们和追兵，我需要的是那浸水木头燃烧时发出的烟雾，对付全马队的敌人，应该能产生延缓的效果吧。

夏尔克眨了眨眼睛，立刻明白，连忙起身指挥仆兵们点燃一切可以点燃的东西，微小的火舌卷出了巨大的白烟，迅速弥漫在森林间。

“快走！”呛人的烟雾居然产生让人窒息的感觉，我挥了挥手，带着一帮败兵逃向迷途森林的深处。

虽然烟雾拖延了对方不少时间，但是也仅仅是拖延，两刻钟后，我们的身后响起了急驰的马蹄声，追兵大声的喊叫就像在耳边响起一般。我扫视了下四周，就算雷德斯、法尔切妮都是全身挂彩，看样子，我的路就走到这里。心中猛地泛起了一丝安详，我高举弯刀，对着同伴们大声道：“死得其所！”

没有大声的回应，所有人在互相注视后，纷纷向我举起兵器，橙色就在这一刻跳跃进我们的视线，第二场战斗开始……

“呀——”雷德斯发出了一声怒喊，战斧横挥出去，将一名敌兵连着战马一起斩成了两半，血如雨般淋在了他的身上，让他看上去更像个修罗战神。在雷德斯四周的战马同时发出惊鸣，纷纷人立起来，将背上的骑士掀倒在地上，又是一道斧光，那些人还来不及爬起，就永远地扑倒在地上。

我没有多的工夫去关注雷德斯，在晃目的片刻，两把骑枪就刺到了我的面前，一个闪身躲过，然后跃起，弯刀在我凌空转身的瞬间挥出，在两名敌兵的背上留下了致命的伤痕。尸体在马背上摇晃了好一阵才落地，无主的战马在发出一声悲鸣后，消失在森林的深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见了两名徒步的敌兵挥舞着战刀，从不同的方向扑向了速。

“小心！”话音刚落，就看见速向旁边挪了半步，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，手臂旋转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后，将匕首轻轻插在身后敌兵的喉咙上。顺着弧度，手异常自然的从背负的箭囊里抽出一支箭，搭在弓弦上，射，急冲向速的另一人发出了一声哀号，软倒在地上，此时，身后那人的尸体才扑倒在地，一股血喷出。

不得不佩服速的本领，还没等我叫声好，就看见速脸色大变地瞪向我后面，风声响起……

“主人！”“大人！”两道人影同时扑向我，其中一人将我扑倒在地上。

“噢——”骑枪刺入身体的声音，接着就是箭破空的尖啸，在一声惨叫后，我听见了重物撞地的闷响，所有的一切发生在瞬间，我的眼睛在那刻仿佛失去了光明。

好不容易再次看清眼前的世界，时间一下凝固，四周的一切似乎与我无关。

夏尔克张开了手臂，挡在我的面前，背心处突出骑枪的刺尖，血顺着刺尖滴下，在地上一滩血泊中溅出清亮的声音。

“滴答——”

“夏尔克——”再也忍不住，我放声高喊。

回应我的呼喊，夏尔克仰天倒下，重重摔在我的面前，被他挡去的视野中，挥舞战刀的敌人顿时显露出来。

将我扑倒地的迦兰迅速起身，迎向敌人，我失神地爬了起来，上前托起了夏尔克的头。

脸色吓人的苍白，看着我，夏尔克居然露出笑容：“大人，我终于报答你的大恩了。”

“笨蛋！你这是让我背上愧疚。”低呵了一声，我猛地抽出匕首划开手腕，将鲜血滴在夏尔克的嘴中，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，混杂在夏尔克的血一起从嘴角处流下。

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夏尔克涣散的眼睛中闪出了最后的光芒：“大人，不要再为我做什么了，这是我抛弃家人的罪……我不求什么，只求我们仆役民的未来，不要像现在这样……”

含着泪，我点了点头：“夏尔克，就如答应过你的一样，我会尽自己的力量。”

“咳咳，多谢大人……”又吐出了一口血，夏尔克的眼睛直望向天空，“爱丝米丽雅，我来看了，希望你不要责怪我……”

最后的光芒消散在夏尔克的眼睛中，带着一丝微笑，他歪下了头。

这个就是我吗？要靠牺牲部下来换回自己的性命，为什么，圣龙的血会不起作用！慢慢将夏尔克的头靠在迷途森林的大地上，我站起身来，眼睛被一片血红所掩盖，抬起头，我大声嚎叫：“为——什——么——”

挥刀，劈入冲上敌兵的额头，在一脚蹬开他的尸体后，我发了疯般冲向敌兵最密集的地方，战马的哀鸣和敌人的惨叫声混杂在一起，在我的四周荡漾开一片片血的浪花……

弯刀劈入一名敌人的胸膛，再也没有力气拔出来，血沿着刀柄淌下，在滑过刀刃后溶入那名敌人流淌出来的血泊里，眼前有点迷离，模模糊糊只看见一名艾尔法西尔骑兵发出怪啸驱马冲来。

“啊——”一声惨叫。还没等我回过神，那名骑兵已经中箭落马，扑倒在地，无主的战马飞奔过我身边，带出了一阵风。接着更多的箭矢加入了喧哗，到处是射中树干的“咄咄”密响，其中掺杂着一声接一声哀鸣。

画着脸的甘达尔人出现在四周，胜利的天平又一次倾斜到我们身边。

为时一刻钟的厮杀渐渐落下了帷幕，追击的敌人全没。甘达尔人明显带着灭口的目的，巡视战场后迅速处死了还活着的敌人，一时间，痛苦的呻吟声被战马的悲鸣给代替。这就是战争，我叹口气，抬起头，扫视了下四周。

在尸堆中，站立着幸存的十几个人，迦兰、速、雷帝斯、法尔切妮……一个个

熟悉的身影,即便全身浴血,我也能分辨出来。结束了,被甘达尔人救了,吐出一口气,我软坐在地上,闭上了眼睛……王历一三五四年三月九日,艾尔法西尔近两千人的部队消失在迷途森林中,同日,作为首任的仆兵队长——夏尔克,战死,再过六天,就是他三十岁生日……

而另一边,带着伤感的我们在会合了前面的米娜维亚一行后,进入了甘达尔人的地界……

“欢迎呀,我的勇士们。”安鲁特早早地迎接在我们的路上,一脸微笑的他张开了双臂做出了十足的友好姿态,此时的我,连陪笑脸的心情也没有,只是淡淡地向他点了一下头:“族长阁下,我希望能得到好的医护,水、粮食和干净的衣服。”

安鲁特张大了嘴巴,充满疑惑的眼睛在扫视过一身狼狈的我们后,定格在刚从马车上走下的米娜维亚身上,我捕捉到他眼神中一闪而过的窃喜,之后,就看见他忙不迭地把我们招呼进村子里,对待这个家伙真是一点都不能大意。

随行的几十人中,伤重者就占了一半,似乎是在艾尔法西尔使用过量,我的血再也没有那种神奇能力,先后有四人因为伤重不治,死在了病榻上。

“至少在以后,你不用战斗了。”拉上了床布,米娜维亚低念了一句。

两名仆兵红着眼睛把床上的尸体抬走,这是数天来的第五个,不能忍受强烈痛楚的他,选择了咬舌自尽,洁白的床铺上满是他口角流下的鲜血。对于这一切,我有种无力的感觉,心中是一阵阵绞痛。

临时的病房一下空荡了起来,除了一时无言的米娜维亚和我外,也只有垂手而立的迦兰。

“到底还要死多少人?”米娜维亚突然冲着我问了这么一句,在她的眼中我看见以往没有的色彩,“生命对于你们来说就那么不值得珍惜吗?干吗为了我丢掉性命,不值得,真的不值得呀!”

我盯着米娜维亚看了半晌,吐出了一口气:“医师,因为你身上流的血,你是王位的惟一继承人,只有保护了你,我们才有正当的理由光复亚鲁法西尔,把百姓从战争中解救出来。”

“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,一定要死人才能解决问题吗?”

“我也不想战斗,那么多同伴的血……我不是没有感觉的冷血动物,但是,不能让那些宵小窃取王国的宝座,为了光复亚鲁法西尔,再多的血也要流。”

“我只是一个医师呀!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统治别的什么人,亚鲁法西尔对于我来说,不过是另一个国家,我的母亲是兰帝诺维亚人,我的父亲……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!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推到我身上。够了,如果可以的话,就把我交出去吧,用我的性命来换取你们的停息,不要再流血,不要再放弃自己的生命,亚鲁法西尔的王室已经断绝了!”米娜维亚的神色分外的激动,这一刻,我看见了另一个她,那个粗野蛮横医师善良的内心。我低下了头,道:“医师,你是一个象征,如果是为了你个人,我也不会下那么大的决心,现在的我是为了亚鲁法西尔

百姓的真正幸福在战斗。”

“为什么，一定要是我呢？”米娜维亚闭上了眼睛，喃喃道。

开春的三月，树枝已经剥出了新芽，清新的气息从窗外飘荡了进来，闻着那股让人迷醉的芬芳，我居然没有一丝心旷神怡的感觉。米娜维亚长久以来不过是一个医生而已，让她突然背负上如此的重担，对于她个人，是不是太残忍了？

但是，我们有选择吗？作为王室惟一的血脉，有了她的号召，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集合起足够兵力，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。如果相反的话，那我们就和德拉科普叛军没什么区别，冠上北方流浪贼的名号，大肆南下……再往后面，我都不敢想象。

想不到刚走一步棋，还没来得及把大局铺开，就卡死在自家的地盘上，现在的我还真是不成熟。

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凝固了起来，只能听闻到窗外卷进的沙沙细音……

“法普……”米拉奇扯着嗓子，高声叫嚷着，手中挥舞着一张纸条，从远处飞快地跑了过来。

我皱了下眉头，不过托他的福，沉闷的气氛被打破了。

“不，不好了，南边可是传来了大消息，天大的消息呀，你要知道，出大事了，喂……你到底听还是不听呀，别光抢纸条呀……”

暂时休整中的我们接到了南边的消息，艾尔法西尔的动乱已经影响到那里，彩虹骑士团在第三王子的征召下，迅速撤回本国，参加了对第二王子的“讨逆战”。而失去支持的贵族联军在重新集结的德拉科普叛军面前，一败涂地，最前线在一夜之间连退八百里，之所以没有崩溃，完全依靠的是更南边的蛮族人。

三月十二日，南方的蛮族突破了天隘，其大部队已经逼近亚鲁法西尔圣城，一路上烧杀抢掠，据说被破坏的村落超过一百，死伤人数无法统计。在这压力下，叛军停止了对贵族联军的追击，但在撤离的过程中，屠杀了原来在贵族联军统治下的百姓约三万人，理由是“帮助敌寇”。作为报复，贵族联军在随后又屠杀了三万，理由是“在叛匪进逼前没有做出应有之抵抗”。

拿着米拉奇传来的纸条，我的手不禁颤抖起来，这个世界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呀！六万人，就这样全没了？

“主人。”迦兰上前了一步，眼里充满了关注。

我看了她一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现在是我做决断的时候了，贵族军也好，叛军也好，都没有能力把和平带给亚鲁法西尔，现在的我不能心软，无论如何，我要让亚鲁法西尔的百姓不再像现在般的受到伤害。

“医师——”我大步走到还呆立着的米娜维亚面前。

米娜维亚茫然地看了我一眼，下意识接过我递过去的纸条，扫了一下后，蓝色的瞳仁一下收缩了起来：“怎——怎么会这样——”

在这一刻，我猛地跪在了地上：“医师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血色，但是，还望你清楚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这些战士不多流点血的话，那么，无辜百姓的血将不断流

滴在大地上。”

米娜维亚盯着我,并没有言语,在她的眼中已经泛起一层波浪。

“我知道这个对你很残忍,但是,如果你不想再看见更多无辜百姓的血,那就请容忍我们战士的血。怎么也好,就当是把亚鲁法西尔当成病人吧,现在的你是这个国家的医生。”

“把亚鲁法西尔当成病人……”

“不错。”

……

“我,米娜维亚·德寇斯就当这个医生吧……”

“多谢医师……不,公主殿下。”我缓缓地跪在了地上,低下了头。

一旁的米拉奇奇怪地抓了抓了头发,然后发出了鼓噪的声音:“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,演戏也不用当着我的面吧,喂,法普,你不是吧……”

一缕阳光穿过密实的枝叶,透进窗子里,柔和地洒在了我们的身上,在米拉奇的嘀咕声中,米娜维亚做出自己的承诺。时间停留在王历一三五四年三月十四日,这一天在很多的史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,“……光辉女神在此日,举起光复王国之大旗,新亚鲁法西尔诞生……”

第2章 塔兰维诺的商人

“南下道路已被封锁。”

这个消息是南边斥候传来的，在迷途森林以南，已经没有了分明的界线，流在那里的，一边是留守的残兵，一边是零散的联军，双方的地盘犬牙交错，每一天都在更换着不同的控制线。

不过有一点相同，就是两边的部队都在趁火打劫，大屠杀中残存下来的村落很快就消失在地表上，失去控制的士兵还不断袭击商旅，这个地区的商贸已经瘫痪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根本没机会去冒充什么商人。

“真的不能走了吗？”

“大人，除非我们有可能突破六百里的混乱地区，在那里，连睡觉都不可能。”斥候摇了摇头。

我挥了挥手，示意他退下，屋中就只剩下几个军官。

“我们特拉维诺人不怕危险，法普，交给我开路！”雷帝斯大声嚷道，一边激动地站了起来。

我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不想再失去一个夏尔克。”

雷帝斯张了张嘴，丧气地坐了回去。

屋中一阵沉闷，好半天，坐在一角的米拉奇扯开了嗓子：“往东边去吧，穿过去就是我们塔兰维诺商业都市了，那里可是什么都有的好地方。而且还有最好的港口，坐船的话，我们一下子就可以到怀顿诺尔的港都塞拉维，再怎么说，那里还安全点。对哦，他们向我们开战，一旦被抓住了就是砍脑袋，这个吗，还是再想想……”

去怀顿诺尔，我敲敲脑袋，对呀，乘机把另一步棋也走掉吧，呼的一声，我站了起来：“决定了，按照米拉奇的路线！”

“不是吧，我只是说说呀，其实我们呆在塔兰维诺，等风平浪静了，可以再南下呀，法普，要是在怀顿诺尔被抓住，就是砍头呀！”

“米拉奇先生，你前面的建议很好，我在这里感谢你了。”

“……我说的是……”

“大家去准备！”

“是!”

“我……”米拉奇的声音被掩盖过去,惟有发出支吾的抗议声。

此后的数天,迅速筹备了路途上的干粮、帐篷,在一切妥当后,我找来了甘达尔的族长,做最后的托付……

“真的要走?”安鲁特盯着我,眼中闪过一丝奇怪的光芒。

“不错,该回去了,出来的时间实在太长了。”我回应了鼯鼠的问话。

安鲁特顿了一顿,然后翘起了他的尾巴:“在艾尔法西尔的行动很顺利吧,那个女人不会是传说中的公主?”

我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,只是看了下天空,然后道:“如果不差的话,明年的这个时候,剩下的两个条件也可以达成,族长阁下也应该有所准备了吧。”

“是,那是,不过……”

“毕竟我们还没有正式结盟,族长阁下是不是可以让我方保留点秘密呢?”我笑了笑,其实也不是害怕这个鼯鼠知道米娜维亚身份后,有什么不轨,不过多让他有点猜测,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坏处。

安鲁特转了转眼珠,开怀大笑:“对对,阁下所言极是,是我多心了。”

“那么现在有几件事情要拜托族长阁下了。”好不容易打发了这个家伙的猜忌之心,我进入了正题。

“哦,请说。”

“阁老一家对我有恩,我不想让他们再受旅途之苦,暂时就托付给族长阁下保护。”

“这个简单,我甘达尔不要说一家,千家百家也养的起。”

“那么伤重不能行走的同伴也一并托付给阁下了。”

“啊——没……问题。”

“估计以后还会有更多仆役民家庭会涌进迷途森林,还望族长阁下代为照顾。”

安鲁特的脸色明显有了变化,在抽动良久后,他点了点头。

我也清楚,这个家伙一切从甘达尔的利益出发,真要全部托付给他了,难保他支撑不下去,起了什么歪念,那可对不起我的同伴了:“放心好了,安鲁特族长,那些仆役民不会在你这里呆多久,我会安排他们前往其他地方。”

“那就好……”安鲁特吐了口气,神色略略一松。

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清楚勾勒出一条大的迁移路线,位于南方的仆役民可以比较快捷的进入迷途森林,在这里稍做休整后,东行到塔兰维诺,再由那里上船,到怀顿诺尔,由那里前往兰帝诺维亚。虽然路途遥远了点,但是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保证他们的安全。不过要让这条迁徙路线能够顺利进行,还要看我前行的打点,万一出个什么差错,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夏尔克。

不过这个也只是治标不治本,艾尔法西尔仆役民的未来,还是需要寄托在艾